

康熙年間台灣宦遊詩人的情志體驗探討

吳毓琪
成功大學台文系兼任助理教授

施懿琳
成功大學中文系教授

摘要

本文探討康熙時期台灣宦遊詩作的情志內容，這是仕宦者在台灣生活的個人體驗，也是他們處理仕宦思想與懷鄉之情交互影響的心靈區塊。本論文先透過詩作來闡釋康熙官員的仕宦情志，包括他們為了報效國君來台灣，懷抱著治理台灣的熱情，但同時也浮現了「士不遇」的愁苦情結，承此複雜的情思，致使仕宦者心中面臨了「仕宦／歸思」的矛盾困境，文中以高拱乾、陳璘、孫元衡為例來觀察他們是如何面對處理這樣的困境。此外，仕宦者在台灣期間內心的情志趨向，也影響著他們對台灣的認同問題，一方面歸鄉之思使他們與台灣人之間築起藩籬，再方面認同感的匱乏，導致了他們體驗台灣的一草一木時，都帶著旅人的旁觀心態，不能真實地掌握台灣本色。這般情志的體驗表現於詩歌作品中，使吾人能夠覺察出康熙時期的仕宦者與台灣人民之間的疏離，從而可看出仕宦者循吏形象之外的另一面向。

關鍵字：康熙年間 台灣宦遊詩 情志體驗 陳璘 孫元衡 高拱乾

康熙年間台灣宦遊詩人的情志體驗探討

一、前言

康熙年間在台灣古典文學史上，是一塊仕宦公領域與遊歷私領域開始交疊的文學區塊。由於當時仕宦者「三年一任」的任期，使其在時空認知上，有著短暫停留、或者客旅寄居的觀念；又，清廷初次治理台灣，仕宦者肩負縣治初關，文教振興，以及風物、戶口等編製工作責任；夾處於公務責任實踐與短暫停留認知之間，使他們的情感與心思產生了拉扯。

清廷派遣來台官員皆需面對公共領域的政務要求，而且這項責任的實踐關切著日後台灣的發展，因此，目前在歷史學界裡有著重於康熙初次納台的政策施行，以及仕宦者如何影響台灣移民社會性格生成的論著^[1]。本篇論文則是在仕宦者公共領域的表現之外，嘗試探討仕宦者個人隱含於內的情感體驗，以了解他們在台灣期間內心的情志趨向，並探討仕宦情懷書寫的緣由，進而探析康熙時仕宦者對台灣的認同問題。

清代官員為仕政宦遊他地，被動地飄泊羈旅他鄉，離開自己熟悉的原生環境，進入到陌生的生活環境，在他們適應異鄉生活環境的同時，因異地的陌生感，相對地引發思鄉之情，觸動了離情愁緒。因此，仕宦者的情志體驗^[2]，往往會促使他們對當下自我深切反省並重新審視，透過此一對自己主體的省思，再回顧自己的出生地及仕宦地的社會情境與他本身的關係，從而企望回歸生

[1] 如石弘毅，〈康熙時期治台政策之研究〉（台南：成功大學歷史所博士論文，2007.01）。

[2] 加達默爾辨析「體驗」一詞源自傳紀文學，如果對某事物有所經歷時，此經歷對作者具有繼續存在意義的特徵，並從被經歷的事物意義內涵中得到自傳性或傳紀性的反思，再被熔入於生命運動中，即被稱為「體驗」。同此，仕宦者將台灣記憶書寫，或者書寫記憶，當他們遊經台灣所見所聞後，如何將個入生命情感融匯其中，而形成所謂的在台灣的「體驗」。而所謂的情志體驗中也包含了作者喜、怒、哀、樂的情緒，以及情感思想，這是作者在台灣「事因世變，情因物轉」而觸發的情志。參見氏著《真理與方法》，第一部分2b·β）「體驗」一詞的歷史、γ）體驗概念（台北：時報出版社，1993），頁93-107。陳昌明，《緣情文學觀》，〈第一章「緣情」觀念形成的背景〉（台北：台灣書店，1999）。

命根源——「家」，究竟台灣——新而陌生的環境對宦遊者產生什麼樣的刺激？而，在情與志的交互作用下，產生對台灣什麼樣的體驗？本文將嘗試探討這些問題。

二、康熙官員來台任職的仕宦情志

康熙 23 年（1684）開始，中國官員來到台灣，銜領著朝廷委任、派遣的政務命令，以仕宦身份挾帶著政治任務，來台實踐臣服王權、下鄉關懷民情的仕宦責任；如能夠真實篤行之，則能切合清廷理想官員類型的要求。而通常此類理想官員能夠忠誠篤實地施行君命及國家政策，且對國家有著忠貞報效的情志，以期將「忠臣」的角色扮演得宜；同時也展現出長期在儒學教育薰陶之下，忠君愛國是心志的道德情操；因此，官員艱辛地渡海來台即是表達對國家忠貞情感與心志的機會，也是報效皇恩的時刻。只是，當他們正式進入台灣任官並面對實際的工作環境之後，官員們的忠貞度仍經得起大環境的考驗嗎？公務責任與雄心壯志之間，如何能夠篤行一致呢？本文將試從宦遊詩作中，探討康熙年間仕宦者如何試圖在理想與現實中找尋生命的平衡點。

（一）懷抱報效家國的忠勇情志

康熙年間官員銜命赴台，進入荒野新地，不為遊山玩水，乃為康熙皇帝執行新拓疆域的統治工作，仕宦者來台目的明確，念茲在茲的是國防軍政及地方百姓，如康熙 27 年（1688）任台灣知縣的王兆陞，下鄉巡行所寫〈郊行即事〉其一云：

奉命籌軍國，非關玩物華。新涼猶未至，餘暑正方賒。鳴騎依殘渡，行旌帶晚霞。無勞呵殿急，恐警野人家。

這首詩，扼要陳明宦台命令乃為籌謀軍事，不是為了遊山玩水的。詩中王兆陞寫著，白天巡行隊伍頂著新涼未至、暑熱未消的天侯，驅車訪視地方百姓，到了黃昏，巡行隊伍即將歸返，作者仍繫念著「無勞呵殿急，恐警野人家」，叮嚀隨從兵卒勿大聲呵責以開路，唯恐驚擾村民的恬靜生活，表現了時時體恤人民的細膩心思。詩中呈現作者為公執行任務的過程，督責士兵行為、勘察地方安寧，以示篤行職份，王兆陞作另一首同題詩，亦是執行

仕宦責任的紀錄：

寄身重海外，默坐計生平。幸隸芙蓉署，欣遊細柳營。深村忘犬警，遠渚有蛙更。夜雨晨方歇，驅車再問程。

作者宦遊寄身海外，有感於孤獨無伴，使他「默坐計生平」，這是被動地接受外派命令的反應，當被迫停駐於台灣，獨自一人，靜默地回想著昔日美好光陰，成為在台期間排遣憂情的一種方式。不過，王兆陞並不將心力停滯在士不遇的苦悶心結裡，反倒從第二句後，作者以「幸隸」、「欣遊」歡欣快樂的心情，展現對台灣施政環境的滿足，且因野外村落的恬靜純樸，令人忘憂，隨遇而安的人格特質，造就作者能於雨後天晴，繼續「驅車再問程」。沒有任何理由、藉口地耽延下鄉巡行的工作，亦不挾帶先入為主的成見以視察台灣民情，一如詩中淡雅的文字，顯出作者安常守素的仕宦性格。由此可見，王兆陞選擇不耽溺於宦情的悲鬱色調，表現出憐恤台灣人民的溫情。

另一位作者高拱乾，他回顧一生承蒙皇帝恩寵的仕途，以使宦台之旅深具自我期許的意義，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春蒙聖恩賜袍至台恭紀二十韻〉可見一二：

車服本酬庸，王臣勵匪躬。不才何比數，盛世幸遭逢。道際垂裳日，朝多補袞功。褰帷榮郭賀，布被臥孫弘。吏重二千石，詩陳十五風。珙球來海外，金繒賜宮中。憶昔瀛台宴，為郎畫省東。追隨承鉅典，拜舞後群公。捧出卿雲麗，裁成御氣濃。一麾居郡國，十載課桑農。辱與循良列，知蒙特達隆。鷺門秋色好，鷓首綠波融。揚激名難副，綏柔俗未同。格苗當舜代，興學慕文翁。背曝暄思獻，天高思更崇。鮫機輪燦爛，鳳尾並龍蔥。長短身雖稱，僂僂趨益恭。頌從驃騎將，製自內司空。寸草三春照，孤蓬萬里蹤。敢言章有德，祇識報無窮。

高拱乾宦途始自其父高宗任總兵官的恩蔭，先擔任廣德知州，^[3]而後康熙 29 年（1690）任泉州府知府，在位期間頗有政績，人民建

[3] （清）李熙齡纂修，《陝西、榆林府志》2冊·卷19，〈選舉志·恩蔭〉，清道光21年刊本（景印本）（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68），頁6。

祠紀念^[4]，康熙 32 年（1693）陞台灣道，遂於此詩自傳式的表達未來台灣前，幸逢皇恩盛世，獲致功勳，回想十年來，勸課農桑的宦政經驗，忝列為循吏，今承蒙君命陞任台灣道，雖有感於寸草春暉之恩，仍秉持回報皇恩，即使獨自一人乘坐孤蓬，宦遊海外，仍甘心承擔起經營台灣的責任，表達出對國君的忠誠心志，其〈東寧十詠〉第六首云：

三秋聞見總蕭騷，日夜飛濤不斷號。舊集閭閻皆斥鹵，新開原野半蓬蒿。空山那得珠崖貝，伏莽休懸渤海刀。應識乘軺難塞責，願紓南顧聖躬勞。

這是高拱乾宦台三年之後所寫的作品，首先是總結三年來的見聞，作者認為在台生活環境最大特色是多雨，而且不論白日黑夜只聽聞不間斷的飛濤聲，這一方面點出台灣以海為主的地理特徵，再方面指出自身在台孤獨寂寥的生活心情；而這荒涼環境與孤寂心情，實使人感到苦悶，又得面對土地的貧瘠蠻荒「舊集閭閻皆斥鹵，新開原野半蓬蒿」、治安的隱憂「空山那得珠崖貝，伏莽休懸渤海刀」，重重憂慮，深切地體認到軍備防衛責任的不可推諉，也願能為國君紓緩顧慮東南海域安危的辛勞。在這首作品裡，高拱乾察覺台灣社會秩序的不安，甚至以豈得珠崖貝的空山貶抑台灣社會，從而相對地強調開疆拓土的責任重大，自知難推委塞責，願恪守公務職責，承擔國君辛勞；顯出高拱乾對朝廷責無旁貸的使命感。

（二）浮現「士不遇」的情結

仕宦旅途中，難免經歷宦海浮沈；依官場權高位重的價值觀研判，在台灣任官是個權位不高的閒職，因此縱然身懷壯志，可一展長才，但從社會功利價值來看，到台任官仍存在著貶謫意味，從高拱乾〈東寧十詠〉第五首，可見到他如何看待「不得志」的閒職：

有懷須學藺相如，每遇廉頗獨讓車。晚圃晴霞秋習射，半

[4] （清）懷蔭布、黃任等纂修《泉州府志》（二）卷32·名宦四，收於《中國地方志集成·福建府縣志輯·23》（中國上海：上海書店，2000.10），頁102。

牕苦竹午臨書。群公望隔三山杳，聖主明周萬里餘。素志漫言伸未得，忘機直欲混樵漁。

這首詩裡未直言宦海失勢處境，亦未有所怨懟，高拱乾乃以謙讓的觀點審視自己，學習藺相如「因公忘私」的胸懷，每每乘車遭逢廉頗則避開禮讓之。自己當下有如隔著「三神山」，縹緲間遠望朝廷諸位卿相，因選擇讓退，來到萬里之外的海濱效忠聖明君主，則能安於在台灣的生活，且形成另一種人生享受，「晚圃晴霞秋習射，半牕苦竹午臨書」、「客去留詩魚挂壁，吏閒無牘雀羅門。韶光拋擲真堪惜，野杏春深落滿村」（〈東寧雜詠〉其三），如此悠閒度日，「素志漫言伸未得」，別說我的平素志向無法伸展，在台灣雖是「閒職」但卻遠離了塵世，幾乎是與漁樵混同，無憂無慮的生活，展現出作者以曠達的胸懷安頓自我；也反映作者面對在台閒職，泰然處之的心態。

同樣面對閒職的處境，孫元衡則以避世的觀點來看待在台三年的生活，而且他還懂得在公務之餘，體驗逍遙自在的樂趣，亦是仕宦情志的另種表現，孫元衡〈到官〉一首，寫的即是如何度過閒官生活：

室自掃除心便足，官閒隱窟竟何如。清嚴几硯浮生理，蕭瑟房寮靜者居。差待經營惟種竹，不煩籌度是澆書。天涯韻事應無缺，為避陽鱗懶釣魚。

自掃居室，心滿意足，閒官隱居究竟是怎麼樣的情形呢？閒官較易維持清廉嚴正的形象，日日在几案和硯台的筆墨間、及蕭瑟寂靜的起居所，體悟虛浮不定的人生道理，種竹、晨飲，日復一日。又在台期間，風雅之事理應不缺，只因為了回避不召而自至的人，不想干預外事而刻苦讀書。這是孫元衡應對官場的態度，也是他在台任官的處世方法，就是日日讀書、種竹，以遠避世俗之人的紛擾，享受閒職中真正的清閒與自由。

但未必每位仕宦者都能因遭派不得志的閒職而能輕鬆面對，如林慶旺〈台灣偶作〉嚴肅地看待宦職與施展才幹的關連性：

跋涉雙洋任太虛，塵氛越國好刪除。長披雲樹為疆界，盡為市樓入券書。竹戶日窺詩史案，海天風叩首闌居。有懷

砥柱難投筆，幾載淒涼志未舒。

遠途跋涉渡海來到台灣仕宦，是可以避開中原的世俗紛擾；並且，辦公廳外，海天一色的疆界景象，及高聳入雲的樹木圖象，盡收眼簾。但這些都無法使胸懷壯志的遊子感到滿足，仕宦在台只是日日在竹屋下讀詩、了解史案、吹海風、觀覽狂瀾，卻無法有所作為，日復一日，縱然懷有「中流砥柱」的大志，也將會消磨殆盡。仕宦者在台灣幾年下來，感受到的是心志未曾舒展的淒涼，以及個人生命理想的磨滅與消耗，不禁令仕宦者懷疑自己存在的目的與價值；因而，望向大海感受到「士不遇」的灰心、沮喪，成為仕宦遊子另一內在心聲。再如眼看茫茫大海好像自己前途的李丕煜，在〈登紅毛城〉第二首也是表達出然的心情：

海外孤城別有天，海天相際水雲連。天開海國朝宗久，海擁天家砥柱堅。薄海車書今一統，中天日月正雙懸。樓觀滄海摩天漢，海角天涯意惘然。

這首詩「海」、「天」二字各出現7次，登城樓觀覽，眼前紛呈海景互映，王國家業氣勢如虹，如今「車同軌、書同文」統一大業臨到海島上，卻反襯出天涯失意人的孤寂、落寞與消沈。

又另一位詩人陳瓚感受到的是，他自認為是良材難逢，來台灣任官有著奮力建立邦國功業的心志，卻也因未能遇上「天時地利人和」的好時機，默默地吞忍著宦途的甘苦，陳瓚〈澄清台〉一首即表現此想法：

逢時誰不願為材，步上澄清御史台。鷹斧英聲能破柱，埋輪正氣欲驚雷。目空所向何依倚，心欲憑高自溯洄。滄海魚龍千變化，一般收拾付吟懷。

康熙領台對陳瓚而言是表現自己的良機，也因此趁此擔任福建巡撫的良機，帶著宣告權力空間的意味。臨海登上澄台，遠眺版圖新視域，回想著當年清兵收納台灣勢如破竹般地輕易，「鷹斧英聲能破柱，埋輪正氣欲驚雷」，砍殺野獸的壯烈聲勢足以攻破石柱，英勇正氣足使敵軍之潰散，氣勢驚人如雷震一般。回顧輝煌的戰爭史，使作者面對未來巡台御史的责任，懷有胸有成竹的自信。登高遠眺，目空所向，無所依恃，原來懷著高遠向上的意

志，但逆流回旋，道阻且長，大海魚龍，天地世局千變萬化，觸景傷感，唯以遣懷吟詠消憂解悶，將仕宦旅程裡的憂悶心情突顯出來。

綜上所述，每位仕宦者來到偏遠荒島，體驗鄉情與離愁的反應各不相同，王兆陞默然回想自己一生；高拱乾則有感於帝王厚恩需效忠回報；林慶旺感到仕宦海外，澆息了自己生命熱情；李丕煜望著大海感受前途茫茫的落寞；陳瓚藉著詩歌來抒解當下不得志的憂悶情懷。統合此數位作者宦台感懷雖有不同，但都回顧了自己仕宦台灣的原點，作為自己內在生命的情感共鳴點，以使自己面對台灣的現實情境時，能找到個人存在的理由與價值。也因此，仕宦者遊歷海外，生活不免勞苦，肩頭不免有重擔，但每個人在這過程裡的情緒體驗，透過「台灣」這個地理名詞，為自己存在意義找到註腳，由於台灣在他們眼中是蠻荒未化之地，到處盡是裸體文身之輩，整體環境與內心衝突愈趨明顯，而仕宦者必須承受認知差異所造成的心理衝突，以及官場裡「不可有所為」的現實壓力，面對如此處境，除了高拱乾、孫元衡詩中能以正面輕鬆的觀點對待之外，多數的宦遊詩人多落入「士不遇」落寞與失意的情境之中，如林慶旺、李丕煜的作品即如此反映。

三、宦遊詩人面對「仕宦／歸思」的矛盾困境

宦遊乃是官員為任派的職務由一地方到另一地方擔任官職，因此，官員的態必須隨著官職的改換而「移動」。這遊歷與移動的過程中，也因為官職的分派是被差使的，官員來台灣的「移動」多少都有其被動性存在著。如此一來，他們身處於陌生而又被動前往的異域裡，內心不免懷著渴望建立功業，但又不易忍受適應環境的辛苦而產生的矛盾。因此，康熙初派來台灣的仕宦者，面對台灣這塊初闢草萊之地，加上宦務工作之苦，使其對溫暖家鄉的思念更強烈，如此情境之下，思歸的意念促使官員興起欲「出離」仕宦之地的念頭，但為了達成仕宦責任的要求，勉強留在台灣，使得他們產生欲歸而歸不得的矛盾困境。

又這類當宦遊者浮現「仕宦／歸思」矛盾心情時，他們是如面對、處理呢？本節試以下高拱乾、陳瓚、孫元衡為例來觀察：

（一）高拱乾

高拱乾〈東寧十詠〉表達他為政務勞碌，風塵僕僕後的歸鄉之思：

天險悠悠海上山，東南半壁倚台灣。敬宣帝澤安群島，愧乏邊才控百蠻。瘴霧掃開新氣宇，風沙吹改舊容顏。敢辭遠跡煙波外，博望曾經萬里還。

台灣是座「險」而令人憂懼的海上山，地理形象加上國防軍事地位「東南半壁倚台灣」，對高拱乾而言，仕宦台灣是一項任務艱鉅的工作。基於對君國的忠愛之行，官員自知當力圖台灣島的安定；但相對於台灣邊陲蠻荒的地理特性，以及對瘴霧、風沙等風土氣候不服，增加統馭台灣的難度。內心的挫折與沮喪，導致仕宦者執行職責之餘，不斷興起還鄉的念頭。詩末二句「敢辭遠跡煙波外，博望曾經萬里還」，作者被衣錦還鄉的功名觀喚醒而重新振作，念及當年的張騫率軍雄征萬里榮歸故鄉的榜樣，只好堅強忍耐眼前煙波宦海的辛勞與思鄉之情。

高拱乾〈東寧十詠〉之第九首寫於作者三年台廈兵備道即將任滿之際，回憶宦台三年內心所受的寂苦：

索居寂寂近瓜期，報道清班擬暫移。高適豈堪常侍後，班超惟有玉關思。封侯夫婿何須悔，學步兒曹大更癡。自笑浮名終日累，海濱漫守使君碑。

在台孤寂任官三年，當可離開台灣的消息傳來，喜出望外，作者自註含蓄地表達著：「近閱邸抄，開列司道補京卿者十人，余忝廁名其中」，從邸抄獲得可以轉任京官時，高拱乾借掌故委婉表達欲離開台地的真實心聲，高適豈能忍受擔任散騎常侍一職，班超居西域 31 年只想著從玉門關返回中土，惦念故鄉妻小，不禁自問何以自己停駐海濱漫守此州郡官長的職銜？想來自覺可笑，原來是被浮名所累。宦遊者忍受與親人相離之苦，度過漫漫長日，突然間為自己盲目追求名祿的舉止感到愚癡。離鄉背井，宦遊海外，卻得清苦之閒職，只好自我解嘲。高拱乾反思宦遊台灣價值意義的同時，也為這段「仕宦／歸思」的矛盾困境找到了抒解的出口。

(二) 陳瓊

陳瓊詩中曾表現出裡外矛盾、身不由己的心情，他的〈落花誌感〉一詩即是以花為喻，採集中主題的組詩方式抒發感情：

花飛片片逐風來，曾戀枝頭昨日開。故作夭嬌還未落，扶搖直欲上崔嵬。

物理人情何不然，榮枯誰是見幾先。試看黃葉商飆緊，比較殘英孰可憐。

飄泊江湖此一身，天涯時有未歸人。花因欲落先飛舞，寄語東風莫厭頻。

數向山頭問落暉，能知誰是復誰非。世間萬事花間影，盡逐閒雲斷續飛。

詩中作者以花自喻，細細刻劃落花由盛轉衰的變化過程，如同自己踏上宦途後的心歷路程。第一首書寫落花形象，隨風片片吹來，這曾經依戀枝頭綻放的身影，尚未凋零時故作嬌柔之姿呈現於世，企望有朝一日能扶搖直上，猶如作者曾經是胸懷大志、自信滿滿步上宦途。

詩轉第二首，體悟宦海浮沈一如花開花謝的過程，宦途中誰盛誰衰，何人能洞察見先機呢？功名利祿乃身外之物，非操之在我，萬物榮枯之理，亦是世事變化之理，借此客體循環變化規律的體察，而寫出詩後二句「試看黃葉商飆緊，比較殘英孰可憐」。秋風急掃的黃葉與自然凋謝的落花，何者較為何憐呢？兩者下場一樣，只有速度緩急之別。

既然透悟仕宦生涯的本質，第三首詩則開始流露思鄉之情，當環境愈困厄愈引起作者歸去之思，特別是飄泊海外，天涯海角，獨有未歸人，顧影自憐，鄉情在心中的呼喚更強烈，「花因欲落先飛舞」，若能歸鄉寧可放棄官名利祿。遂頻頻寄語東風，盼與家鄉故舊維繫情誼。未歸人飄泊天涯，困頓日久，昔日追逐官祿名利的企圖，於遊子心中漸漸退去，取而代之，僅是歸鄉的渴望，一份能抒解困頓心靈的真情。

家人至真至誠的情感共鳴，絕非多機巧的官場所能比擬的，渴望心靈相契相合的知己，從作者「數向山頭問落暉」句可知。「知誰是復誰非」充斥讒言的官場，若有認同的知己相伴與支持，才可能使顛簸不平的仕宦路途稍顯平坦。雖有此願望，但作者的實際處境卻似乎無法如願，孑然一身地遊走天涯，使其了悟「世間萬事花間影，盡逐閒雲斷續飛」浮世的本質，短暫而盲目。一如陳瓊另一首〈是夜夢寇萊公貶雷陽事因憶公抵雷時看地圖東至海十里而嘆余今日渡海將毋同〉所寫，縱使是有名有利，但官場艱險，憂讒畏譏，亦消磨了壯志雄心，陳瓊想起宋人寇準而心有戚戚焉：「勸主親征大有功，澶淵獨自以身從。何因孤注飛言入，頓使勳臣志不通」，回想當年寇準規勸君主親自征兵，大有功勞，澶淵之盟，獨自力排眾議，以身體力行堅持抗拒契丹入侵。為何孤注一擲的勇者引來諸多毀謗飛言，突然使功勳之臣抑鬱而終？仕宦場域功利較勁，足使有志者之理想抱負，消磨殆盡。其情可悲！如同嬌花殞落一般。

這組〈落花誌感〉詩裡，作者抒發人生感慨，當遊子汲汲營營於外在名利的追逐之後，歷經了風風雨雨的宦遊路程，心倦了、也厭了，對於社會重視追逐功名利祿的價值觀產生懷疑，從而嚮往溫馨的原鄉情。人生閱歷愈豐富，愈覺得為「追逐虛名」的虛空！心靈深處渴望能脫離外物的纏累，尋求真我的自由，不為別人而活，乃為真實找到心靈可安歇之處。

作者不以華麗奇瑰的詞彙修飾辭藻，以近乎淺白的方式明白道出宦遊心聲，詩中含有以詩說理的意義層，但詩歌技巧的經營不以繁雜曲折的方式暗喻事理，反而顯明地以花自喻，並借萬物榮枯之理來指陳世故人情。雖非醒人眼目的創意之作，卻是陳瓊直抒胸臆的真情書寫。這組紀錄宦海折騰的心歷路程，不同於一般官方檔案中記載的陳瓊形象，《陳清端公文選》中康熙皇帝對為官清廉陳瓊評為「苦行老僧」，同時肯定他「不趨利、正氣」^[5]的人格特質，另外，清朝官修方志書寫陳瓊傳紀，乃著力於他廉明勤慎循良吏的形象，標記他的政績為海疆第一。只是，這位循吏在豐功偉業的外顯政績之下，抑藏著獨自面對宦海的孤寂，以

[5] 《陳清端公文選》（南投：台灣省文獻會出版，1994），頁89。

及渴求至善真情的心思。陳瓚的宦者形象，亦代表著遊子離鄉，走向內外相違的功名之路，路途之艱難，不單是有形宦途中生活的困乏，亦得忍受官場讒言譏刺、利害磨戛之苦，於此四面臨敵的情況下，家鄉溫情經常安慰著異鄉遊子的心靈。

陳瓚具體表現消解情感矛盾的詩作〈和林松址同年贈別原韻〉二首之一寫著：

孤鴻時逐暮雲飛，數引絲桐信手揮。早起方將攜古劍，晚來猶未解征衣。何能臥碣留荒島，忽奉恩綸出翠微。自嘆捐軀難補報，此生敢復志輕肥。

作者感受到自身如同「孤鴻」逐雲飛至「荒島」，獨處荒島上三年，沒有良朋密友相伴，寂寥孤單的心情，成為仕宦者的痛苦之一；為報國效忠，忍受著早起攜古劍、晚來未解征衣的辛苦，不斷地考驗著個人內心堅忍度。此詩中陳瓚一度展現出胸懷壯志，受皇恩厚待奉命來台，詩末乃以報皇恩作結，縱然孤處台灣，但對捐軀難報的恩寵，仍不敢怠慢，願此生以快馬之志回報國君。另一首〈登紅毛樓〉：「量移海外乍逢秋，憑眺依稀古戍樓」即使被派遣到海外荒島任官，孤單無伴地憑樓遠眺，也當作是帝王量刑減輕的恩澤。由此詩可推知陳瓚代表的是慣於臣服帝王威權，而將個人情感需求犧牲視為合理的隱忍類型，他對君權絕對的擁護，只是個人獨處時，他會遁隱於詩歌世界中，消解宦情之苦。

（三）孫元衡

矛盾心結經常困鎖著宦台者，受困的情感經驗，如籠中鳥，內心歸鄉的渴求與外在仕宦環境往往互為矛盾，這也可從孫元衡的詩作中得知。

孫元衡來台前，心中百感交集，因他夾雜於仕宦之旅的不安與思鄉之情的糾結情境中，他經常將宦台時不安心緒及感受顯露在外，如〈除台灣郡丞客以海圖見遺漫賦一篇寄諸同學〉一首即寫出他心中的恐懼：

中原十五州，無地託我足。銜命荷蘭國，峭帆截海腹。披

茲瀛壖圖，島嶼紛可矚。回身指南斗，東西日月浴。颶風怒有聲，駭浪堆篷幅。滌汔終古心，瀆漾萬里目。毫釐晰舟輿，稊米辨巖谷。道莽裸體人，市莽連雲竹。覽者睫生芒，聞之肌起粟。寄語平生親，將毋盡一哭。

這是首延展地圖認知台灣地理有感而作的詩，詩中「銜命荷蘭國，峭帆截海腹」，視台灣本是荷蘭地，銜領政命被迫來到一個原不屬漢文化統治的海上疆域，可知作者來台的被動願意，加上詩首二句「中原十五州，無地託我足」，有些自憐怨尤，宦台之行在孫元衡的初衷裡是不快、不甘的。先見台灣海圖的地理形態，島嶼紛呈，想像著自己沐浴在星宿、日月的原始荒島上，聽聞颶風、觀覽著駭浪，唯一稍能寬慰己心的是「滌汔終古心，瀆漾萬里目」，台灣海域水深無涯的環境將是一個可以明心靜性的廣地。但終禁不起「道莽裸體人，市莽連雲竹」人文環境的挑戰，一想到此便覺得「覽者睫生芒，聞之肌起粟」。

而來台後的孫元衡乃有著鮮明的主觀好惡，致使他的宦台之行更加充斥著不安與恐懼，強烈的驚恐心緒，也反映在孫元衡橫渡台灣湍急溪流而作〈吼尾溪〉一首，詩中有段寫驚恐渡溪的過程，即便後來然渡溪，但也是餘悸猶存：「……昔不動顏今股栗，織愁編臆紛干梭。平生作事耿奇氣，履險弗懼心靡他。毋迺勇怯隨年改，念此迸淚雙滂沱」一場突來的滂沱大雨，造成湍急的河水無定向地流竄，坐在竹輿的作者飽受驚嚇，情緒激動可見一斑。

如此飽受驚嚇的孫元衡，在台期間經常思念家鄉，詩中屢屢表達出故鄉之思，如〈偶有故園之思輒以自解〉起首二句「鄉夢初回月已沈，霜根旅鬢自蕭森」，黎明前，思鄉之夢乍醒，看著雙鬢花白、容顏衰老，卻是孑然一身，感慨不已。有時思念故鄉魂牽夢縈，有時夜晚不寐，撩撥起故鄉之思，〈不寐〉一首即抒發鄉情：

短燈檠上花初燼，破華窗中葉正飄。闌落無人惟吠犬，晦明如歲況秋宵。

江淮故舊孰相憶，鄉國音書何太遙。賸水殘山半生事，斷雲別雨不終朝。

燈火漸熄，夜深人靜，此時可清楚地聽聞兩種聲音：秋風掃落葉及曠野犬吠，除此之外，只有孤燈下的「我」。夜裡一片寂靜中，心裡最真實的呼喚也隨之浮現：江淮故舊、故鄉音書，何時能相見呢？詩末彷彿在一種無可奈何的心情裡，許下安慰自己的願望，「斷雲別雨」的離別不會是永遠的，有朝一日仍可歸返故鄉。孫元衡認為仕宦台灣過程中諸多不順^[6]，這是一種不堪的感受，唯有歸返故鄉與故舊重逢，方得化解之。由此看到孫元衡如何為仕宦困頓找到安慰之道。

然而，在此藉由歸鄉之思來安慰苦悶心情的情況下，孫元衡心中隱藏著另一矛盾情結，即仕宦理想與宦途現實間相互衝突，在他的詩中也可看見，懷著香草美人的聖賢情懷，卻孤處於台灣的孫元衡，自覺處境如牛驥同槽：「清芬殊絕世，不與眾芳同。香溢珠蘭畹，黃先月桂叢。交枝深照席，一夏兩溫風。天意持相贈，憐余大海東」（〈庭前樹蘭二株入夏兩度盛開〉），題詠桂花，不忘顧影自憐，作者明顯地將「眾人皆昏我獨清」的情結，投射於清芬脫俗的桂花中。孫元衡這類孤芳自賞的心聲，亦寫在〈懷故山〉中，第六首的第七、八句「海國行藏鯢鮒共，何時故境野盤桓」，他感受到寡少豪俊，身旁多是「鯢鮒」之輩，這與大鵬鳥展翅上騰的自我期待不同。

於是，無論渡海前的遐想，或來台後現實場景與自我期待所產生的落差，在在都顯示出孫元衡面對台灣環境而有所不安，進而衍生出仕宦中困頓的歸鄉情懷。

總結上述，高拱乾詩中以自我解嘲的方式來消解浮名所累而困處於「仕宦／歸思」的矛盾；又孫元衡雖與陳瓚詩作同表宦台之行乃皇恩德澤，但孫元衡卻是站在自我存在立場來思考，而不同於陳瓚抱持著為國犧牲的態度，以化解宦途受困心境。由此可知，仕宦者的詩歌書寫呈顯出他們不安的心情，表達出內外矛盾的心境，從而試圖尋找心靈出口；並且，也會針對內心裡矛盾心情加以處理，如陳瓚將其矛盾以含蓄的方式隱遁詩歌中，以達

[6] 孫元衡〈述懷三十韻送九弟任畦還里門〉一詩，可清楚看見他敘述著宦台期間諸多不順遂的事，如「……子為我具陳，履危非處順。遇事盡遭回，逢人寡豪俊。秋冬風則盲，春夏地履震。滌滌府山川，嗷嗷歎饑饉。……」

到抒解宦情困境的效果，尋找替代性的滿足；^[7]又如孫元衡，將仕宦遊歷所產生的矛盾與失衡，藉由夢寐故鄉、懷念故人，來消解心中的苦悶。

四、仕宦旅途中情感藩籬與對台灣的認同問題

本節將從上述的情志觀念與宦遊詩人在台作為結合思考，以了解康熙時期仕宦者對台灣的認同問題。

(一) 歸鄉之思成為與台灣之間的藩籬

在仕宦行旅當中，常引發人反思生命的內在價值意義，當人離開了孕育生命根源地，內心深處的原始情感，隨著遊歷他鄉的飄泊意識湧現，從原生地進入異鄉，「我」的存在位置被突顯，而我與「根」的關係，亦更清晰地映現於宦遊者的心中。特別是他鄉逢異己時，仕宦者對「家」的需求深度遠於非行走於宦遊路途時。因為「家」或「居家」總是與生命歷程中的橫逆凶險黑暗悲慘相對，因此，孤獨的遊子從安全的巢居出門在外，即是使自己陷入了不能適應的世界中；旅行日久，成為遊魂，經常需罹險犯難，充滿了不確定的危機，於是回顧「家鄉」，這個屬於安寧的地方，將可庇護遊子，而得以休息，「鄉愁」主題的內涵使離家的遊子欲歸返可使身心靈皆得以自在輕鬆的家園。^[8]

而這鄉愁也成為仕宦者與台灣之間的隔膜，使得這宦遊台灣之旅成為靜態旅程，究竟是什麼緣故使宦台者更深地執守故鄉情懷？

[7] 此處作者解決不平之情的方式，乃借著寫作尋找替代性滿足，正如「不平則鳴」中國文學創作觀，鄭毓瑜，〈詩歌創作的兩種模式—詩緣情與詩言志〉一文，將此觀念沿著創作思惟的形成過程，更清晰地辯證出「詩緣情」與「詩言志」之關係，筆者認同其認為「志」就是一種有定向的活動，也就是「情」之再擇取，創作過程中的「解決」就相當於「志之活動」，但「志之活動」必奠基於「情之活動」；遂此宦情書寫不單是宦台者的情緒反應，亦必然含具作者思想意緒的活動，透過作詩以梳理思緒，解決當下心靈的困頓。〈詩歌創作的兩種模式—詩緣情與詩言志〉收錄於《中外文學》11卷9期，1983.02，頁4-19。

[8] 潘朝陽，〈空間·地方觀與「大地具現」暨「經典訴說」的宗教性詮釋〉一文轉載了西蒙的說法，指出居家的經驗是建立在「著根」、「歸屬」、「更新」、「輕鬆」、「溫馨」等五樣屬性上。人居家而擁有這五個屬性，則人的身心得不到歸宿，因而漂泊於大地，喪失了存在的中心性，缺失了聚焦意義的地方，他乃成為一個不能彰顯存有之遊子。此文收錄於《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0卷3期，2000.09。

以康熙初關台灣的背景環境來看，當時台灣人口比例，番民多於漢人，平民階層多於士大夫，身邊缺少故舊友朋，遂有懷鄉念舊之作，回憶彼岸親友，思念遠方故舊，以滿足寂寞之情，這與後期隨著漢移民更大量的移入相比，情況迥然不同。康熙末期之後台灣人口增加，^[9]仕宦者可有更多友人可互相唱酬應和。^[10]因此，對康熙領台之初，被遣派來台者，少了友朋的相伴，多了感知海上孤島的異己體驗，若再加上對溫厚親情的渴望，這些因素交互作用之下，將影響宦遊者心中情感藩籬的固著。

再者，因為康熙開發初期，中原人士對台灣環境的不瞭解，諸多異域視覺景象，以及對風土民情的不適應的情況下，令人轉而思念故舊親人，孫元衡〈初春雜詠〉八首其中的三首，逐次地呈顯引起思鄉心理的脈絡：

行春大海岸，心遠步已窮。洪濤奮日馭，天勢出其中。茲遊豈不壯，靈異如可通。令序感群動，瘴癘潛銷融。連檣族芒裡，雲席張條風。爰居翔且集，無為去魯東。

不踐滄溟外，焉知天宇寬。不逢絕域春，焉知遠別難。一島三千里，乖離更巔岬。魚龍雜鳥獸，安得久盤桓。寒暄違本性，耳目悵新歡。三復飛蓬篇，根荄誰獨完。

麋鹿在幽徑，採山飼青芻。朝銜籬下花，暮飲檻邊流。不知奚所思，幾日鳴啾啾。野性乃家畜，顧瞻非匹儔。嗟我忘機客，塵網直誤投。中原有親故，恩斷家亦浮。我坐爾當臥，我起爾來遊。

先是作者認為台灣有壯闊氣勢海天地形，卻未有「爰居翔且集」的安身之地；其次，來到海外，的確見識到天高地厚，但身處「魚龍雜鳥獸」社會，加上本身不能適應台灣炎熱天候，愈發使

[9] 尹章義，〈台灣—福建—京師〉文中扼要敘述康熙36年郁永河載「台民皆漳、泉寄藉，諸羅、鳳山無民，所隸皆土著番民，大肚、牛罵、大甲、竹塹諸社林莽荒穢不見一人」的情景，到日後康熙40年移民潮開始東移台灣，持續發展至康熙60年藍鼎元親履台地，目睹了康熙末期「爭趨若鶩」的移民潮，帶動了台灣人口成長。詳見氏著，《台灣開發史研究》（台北：聯經出版社，1989），頁545-547。

[10] 施懿琳，《清代台灣詩所反映的漢人社會》〈第2章、清代台灣詩作者的角色分析及其創作主題〉，台灣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論文，1991.05，頁213-214。

宦遊者向內心探索「三復飛蓬篇，根荄誰獨完」，加上親情呼喚「中原有親故，恩斷家亦浮」，將漢人家庭人倫觀念透過「不知奚所思，幾日鳴呦呦」表露出。

漢文化之安土重遷，三綱五常的人倫觀，激起宦台者對家人道德感，人雖離開家鄉，心卻深深繫念遠方的家人。陳瓚〈舟次逢初度〉一首寫於康熙49年（1710），當時他在台任職，與至親分離，引起對家人無限思念：

清晨催解纜，是日憶初生。乍 風濤壯，猶將意氣橫。功名隨梗泛，心事逐雲平。還念親遺體，冰淵不勝情。

正值劬勞日，能無念所生。蹉跎雙鬢改，浩蕩一舟橫。微祿養難逮，終天恨未平。回頭顧穉子，欲語且含情。

陳瓚這首詩是寫於船停泊於碼頭，正逢自己生日的時刻。清晨解下纜繩，這有形的繩索，蘊含著無形的牽繫之情，不捨至親，又顧盼膝下幼子，生命傳承的責任隱隱牽動著「孝親」的倫理觀，對上家中雙老，對下幼子嗷嗷待哺，為功名而飄洋過海賺取微薄奉祿，遠離曾經劬勞養育的至親，未能善盡孝心，卻得渡海來台。深植人心的道德倫理觀，促使人感念親恩，珍重生命的價值與傳承，因此，陳瓚的思鄉情懷不是單純為自己宦途坎坷而哀嘆，乃是隱含著社會道德觀的包袱，致使「浩蕩一舟橫」載不動許多愁，「終天恨未平」，留下心中無限的遺憾，回頭顧盼穉子，「欲語且含情」，心情沈重已不是三言二語所能道盡的。

對至親的血緣情感，使宦遊者向內探求情感滿足，思念家人情感至深至切，以至於雖仕宦在台灣，對地方人民有政務性責任，但官民之間仍存在著一道心理牆垣，尤其是遇上至親生離死別時，這道與台灣百姓之間的隔閡，更被明顯突出，如孫元衡〈哭安其大兄〉四首之一：

望洋老淚痛人琴，萬里悲風一寸心。堂上芳樽虛大雅，天邊珠樹斷修林。卑官絕域原無戀，鄉國泉台不可尋。擬作大招賡楚些，魂來海月已西沉。

詩首二句湧出作者對安其大兄的深摯情感，「老淚痛人琴」、

「悲風一寸心」，如此哀痛的心緒，卻只能遠望海洋彼端，萬里遙祭。最令人痛悔的是彼此距離萬里之遙，無法親臨安其大兄的身旁，縱使內心百感交集，作者仍無法親自獻上哀思，「堂上芳樽虛大雅，天邊珠樹斷修林」，雖有官堂職位，但此時一切都感到虛幻不實，猶如天邊珠樹之神仙世界，外在功名之虛空不若與長兄能共聚一堂之真切，家人的病逝，讓孤處異鄉的孫元衡內心難掩悲痛。亦師亦友的安其大兄而今病逝，擬作招魂詩，這從內心深處發出真情哀鳴，絕非官場之虛應其事所能比擬，因此，面對台灣這絕域卑官，孫元衡明白表示「原無戀」，這也表明了台灣將不會成為他心靈戀眷，且付諸至誠至性的地方，也就無法成為恆久依賴的對象。

從前文所述，可知悉康熙年間的官員背負著清廷的責任託咐，而他們也多次在詩中表示對家國竭誠盡力的認同，以此觀念來到台灣欲實踐理想與抱負時，卻發現與現實拉踞的衝突，轉而產生「士不遇」的困境，使得他們的書寫無法自外於傳統知識份子所建構的封閉思維裡，也難以消弭他們心中的家國疆界，此時為官者的理念實踐，挾帶著對地方不認同、不親切的態度，這正是他們與台灣之間的藩籬所在。

（二）對台灣認同情感的匱乏

康熙時期官員據方志列傳所載多頗有政績，如陳瓊被譽為「海疆治行第一，史所稱循良吏」、孫元衡在台期間，人民百姓「咸頌德焉」，^[11]不過，如此卓著的政治貢獻，僅止於政策執行的實踐，是一種應付外在世界的舉止，至於內在相應認同情感的共鳴，究竟是否存在於當時宦遊詩人身上呢？因此，筆者將針對宦遊詩作來探討他情感認同的問題，企望從抒發他們個人內心幽微的詩作中，追究台灣是否成為他們心中感覺價值的中心？^[12]

[11] 高拱乾纂輯、周元文增修，〈藝文志·列傳〉《台灣府志》卷10（台北：行政院文建會，2004），頁444-445。

[12] 所謂一個人對某一地方具有感覺價值中心，是人與地方對著真誠的警覺和交換，每一次親切的交換必有一個供相關者分享品質的場合，足使人剎那間成長，它是能深深刻劃在記憶深處，又每次回憶都能產生滿足感的空間記憶。參見Yi-Fu Tuan著〈地方的親切經驗〉，收於氏著《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國立編譯館，1998），頁130-133。

郁永河《裨海紀遊》有段文字可省察他遊歷台灣之後，對台灣的情感未更進一步地推展，仍舊以故鄉景致作為他價值中心：

余向慕海外遊，謂弱水可掬、三山可即，今既目極蒼茫，足窮幽險，而所謂神仙者，不過裸體文身之類而已！縱有閩苑蓬瀛，不若吾鄉滄濼空濛處簫鼓畫船、雨奇晴好，足繫吾思也。^[13]

離開出發點——故鄉之前，郁永河對台灣充滿探險的期待與好奇，實地踏勘旅行地之後，心之所向乃家鄉滄濼空濛處，簫鼓畫船、雨奇晴好的生活環境，行走台灣見過「裸體文身之類」後仍回歸原點，郁永河的收穫是將台灣採硫磺由南而北沿途所見寫成《裨海紀遊》，但從此段文字可知，台灣之於他，最終只是用以突顯故鄉可貴的對照文本，因此，縱使旅行中見聞台灣各類奇事，體驗亦變化紛呈的景物，但分判自我與異己之界線明顯存在，致使這趟台灣之旅呈顯靜止旅行的狀態。^[14]

郁永河的心聲彷彿是當時宦台者縮影，原本心慕海外一遊，但見聞過後，最終仍是依戀著故鄉，「家」正召喚著仕宦者的眷戀情懷，使他們維持著不動之移動的旅程，未對台灣土地產生情感上的認同。

仕宦者心裡固著於與家鄉親人情感的維繫，使其對絕域卑官無所戀棧，並對此地方難有認同之意，一草一木皆非自己所熟悉的，試觀孫元衡另一首〈感物候〉：

客久澹無欲，無鵲非所望。斷我近音信，無鴈成兩傷。燕驕不肯蟄，仲冬來草堂。菊以玉為蕊，榴如琴有房。傍帷鳴蟋蟀，依戶守蛭蟥。宵深一葉墮，十月天微涼。寄言閩中子，毋念我衣裳。

草堂周圍的生物，菊、榴、蟋蟀、蛭蟥，並「宵深一葉墮」共同

[13] 郁永河，《裨海紀遊》卷下，台灣文獻叢刊第44種（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頁42。

[14] 靜止旅行遵循著「固著」路線，強化自我與異己的疆界，其整個過程是「自我」回返至「自我」，換言之，回歸點與出發點完全重覆，不存在著差異，是一種「不動的移動」。參見胡錦媛〈靜止與遊牧——《印度之旅》中的兩種旅行〉，東海中文系主編《旅旋文學論文集》（台北：文津出版社，2000），頁185-186。

形成台灣的秋色，然而作者並未針對台灣之秋色多加描摹，反倒因此景而更深地觸發對故鄉親人的思念，心中反覆掛念閨中子，親情的呼喚，加上仕宦異鄉諸事澹而無欲，生活重心置於家書音信捎來與否的事上。詩中「無鵲非所望」、「無鴈成兩傷」，寫出等待音書的主觀願望未實現所引致的落寞感，微涼的十月天更襯托宦遊者寂寞孤單，轉而「寄言閨中子，毋念我衣裳」，遙隔大海回應對家人的深切關懷。在此可看到，作者將情感眷戀的對象——家人，透過書寫將情感寄托於無形之中，以尋求心靈的安頓，同時，也將其宦「遊」的過程，對物的認同感作一釐清，故鄉之雁鵲的呼喚，甦醒了仕宦主體的歸鄉意識，從而對比出台灣土產蠅蚘與蛛蟻，未能觸動作者內在情感。類似的情形，孫元衡也反映在〈詠佛桑花〉一首，詩中一方面描摹佛桑花的熱烈綻放的形象「燒空處處佛桑燃，寒暖花魂總放顛」，再方面詩中第七、八句「粉白嫩黃相映發，遙情將向洛陽天」，是從鮮麗迷人的色澤中，聯想起故鄉情。因此，仕宦者對家的主觀依戀，不單是表達出對家人專注的情感，也對台灣物產保持著一定的距離，著重對台灣物產形貌的客觀描摹，卻非因喜愛著某種對象物而產生物我通感的認同情愫，如此物我相離的意識，透顯出仕宦者尚未能認同台灣。

宦遊之地孤寂荒涼，對地方缺少認同感，回憶起故鄉的事物的同時，也浮現出作客他鄉的意識，尤其是遇上語言障礙所導致的人際隔膜，如「海邦耳目多新獲，島市談言各不聆」（孫元衡〈即事〉），縱使奇聞異事呈現在眼前，語言隔閡，無法跨越彼方的文化疆界，仕宦者因而構築情感藩籬，如同孫元衡〈客居〉二首之一所明言的：「客路渾如膠凍舫，宦情直似打包僧。詩壇酒社俱多梗，萬事逢人謝不能」，以膠凍來形容人際情感交流狀態，自己猶若打包僧，隨時等待啟程離開的客旅心態，婉拒各方詩壇酒社的人際互動，顯示仕宦者與地方人民之間所存在的心理距離，而未能與台灣人民融合形成集體的社群^[15]，失去了感情認

[15] Mike Crang著、王志弘譯〈地方或空間？〉談及人們透過遷移、渡假、從事田野考察，了解地方特殊性的各種模式，同時社會化地接納了人們特有的行為，彼此互動，「地方成為人群與社區之間長期共同經驗的支柱。空間『歷久』之後，轉變為地方。這些空間的過去與未來，連結了空間內的人群」，氏著《文化地理學》（台北：巨流圖書公司，2005），頁137。

同層面的發展機會。

從上述可知，康熙宦台者在仕宦空間裡不易尋找可以自由敞開心靈私秘的對象時，藉由每次對家園故舊的回憶，使心靈深處產生情感共鳴而得心滿意足，故鄉像是可以識覺的符號一般，喚醒沈浮於宦海的旅人。於是，詩作會出現透過空間場景的轉換以強調異域與故鄉空間之不同的現象，並表現出對故鄉人事物之眷戀情懷，雖置身於海島台灣，卻書寫中原故山的景象，如：孫元衡〈懷故山〉整組詩所描寫故鄉安徽龍眠山山色美景，往日與友人同遊山林的記憶，回憶舊地重遊後，再回到現實場景——台灣，有種宦遊海外卻思念過往的心情，唯透過書寫重返故境，心緒才得舒解。

另外，宋永清亦應用對照手法來寫出異域思鄉的心情，〈倒咯囉夜雨〉一首：

寂寂荒村薄海濱，孤燈獨影一征人。風飄番社三更雨，夢斷京華十丈塵。半嶺霧籠星月暗，一痕煙鎖畫圖新。秋來每憶家園裏，小艇漁蓑自采蓴。

先寫現在、寫台灣，再寫過去、寫故鄉，作者以此舖開全詩脈絡。當下在台灣「寂寂荒村薄海濱，孤燈獨影一征人」，第三、四句對仗手法以對照台灣與京城之別，三更夜裡番社風雨飄搖，夢見京師人文薈萃、塵世風華的景象，夢醒後卻成為殘破不全的畫面，顯出被遣宦台的落寞感。詩後兩聯，再以對照手法，分別呈現異域山色／中原城市的不同，第五、六句思鄉夢醒，孤身隻影的自憐形象浮上心頭，與眼前灰濛暗淡的山色相呼映「半嶺霧籠星月暗，一痕煙鎖畫圖新」，濃霧籠照，星月昏暗，一抹煙瘴深鎖的新畫面，使遊子思緒再回到秋天家園的景色，穿著蓑衣的漁人，乘小船遊蕩在湖中採蓴菜，一幅熟悉而美好的畫面呈現於想像之中，是不同於當下孤處海島的景象。昔日山東故鄉漁人採蓴的畫面，與今日深鎖於煙瘴中之孤影，兩兩對比，作者正在尋找自我的情感定位，詩作中的「我」重新回到故鄉的場景裡，通過行旅景象的差異，更真切地渴望與故鄉獲得更密切的連結；而這情感的連結意義，也正是抒情詩的內容特點，在〈倒咯囉夜雨〉一詩中充滿了作者的自我影像，它反映了「詩人——我」對過

去與現在不同處境的觀想，同時經由詠嘆傾訴的表現活動，「詩人——我」主觀安頓了自己的情緒。通過主觀來肯定自然生命價值意義，將對宦旅台灣的經驗視為一種「知」的體現，認知到錯落於海濱的番社，海風吹來，這經驗與當年在京華及在故鄉湖畔不同，透過過不同環境的認知體驗，更明確地認知到，自我價值滿足於超乎功名利祿之外的「小艇漁簑自采蓴」情境當中；因此，「心境」的存在，恆不需要向外與外在客觀的存在物相連屬，回憶故鄉開掘出個人過去經驗裡的情意，經驗所具的「自我感」與「現時感」能夠超越現象世界的範限與拘束，同時呈顯了「自我」內在的想像或價值。^[16]

如此鮮明地將「自我感」歸向故鄉記憶，反倒遮蔽了他們看待台灣的之真實的視界，由於對台灣的一草一木的不熟悉，以致無法產生認同價值感，並使仕宦者對台灣的經營成為是一種暫時性的能力投注！再以孫元衡為例，待他三年任官期滿後，真正回到廈門，作了〈廈門登岸〉一詩：

退之欣見蝸，坡老喜聞驪。將毋耳目僻，反使嗜好阿。孤身阻遐域，相逢盡么魔。奉詔遂生還，慰情良已多。惡聲與毒物，不忍便搗訶。雖為夙所賤，愈於風與波。蠢蠢且偕意，親故夫如何。三年困窮海，瘴癘憂相磨。兩腳蹋中土，驚禽脫虞羅。還山帶靈石，往往見雲窩。流泉出山來，淙淙橋下過。月明楓葉岸，籟起長松坡。弱鱗浮淺渚，喜鵲叫寒柯。翠竹鮮鉤棘，著手久摩挲（皆台地所絕無）……。

這首詩再次突顯宦遊詩人的矛盾心境，比較起來，故鄉的一景一物才能讓孫元衡油然地升起把玩的興趣。他回到中原後，又視台灣為「孤身阻遐域，相逢盡么魔」的醜陋形象，並且自認為在台任官三年是受困的，「三年困窮海，瘴癘憂相磨。兩腳蹋中土，驚禽脫虞羅」，返回中原後，彷彿歷經劫後餘生而脫困的體驗，反思在台灣的「惡聲與毒物」，孫元衡是表明沒有認同感的，加上台灣沒有「楓葉岸」、「長松坡」、「喜鵲」等自己所熟悉的

[16] 蔡英俊〈抒情精神與抒情傳統〉一文，收於《抒情的境界》（台北：聯經出版社，1982），頁81-82。

風物，使得這趟歷時三年的宦台經驗成為他步入絕域困境的記憶，孤苦而矛盾的情緒充塞其中。

孫元衡這類詩作的書寫，可謂康熙時期——清治初期宦遊詩人的內心表徵；他們面對公共政治時，會與私人情感領域壁壘分明，宦遊台灣是他們宦途中停駐的一個驛站，待一段時日之後便離開。也因此，仕宦旅途中「故鄉」這個出發點也是回歸點的一切，成為他映照台灣的風土景象的依據，使其作品中，投射出宦遊人士拘守閉鎖的心態，台灣人、事、物的書寫，多少會顯出扭曲而非真實的面貌，可知他們無法在台灣找到他的自我定位，更無所謂認同感的生成。

五、結論

綜合上述，康熙時來台者，體驗仕宦台灣的過程，從最初懷抱著忠於國家的理想，到中途遇上治理台灣的實際困難，加上他們對台灣的氣候、風土環境的不適應，理想抱負轉而生成「士不遇」的哀嘆，也逐漸地為在台任官、或歸故鄉之間猶豫、徘徊著，如同身處困境當中，其間思鄉之情衍生出了認同問題，仕宦者雖到台灣任官，卻固著於對家人的情感藩籬，短暫停留於客居之地的心態，無法與人民往來未產生厚實的情感，如此一來，康熙時宦台者拘守自我的世界中，使整體宦台旅程呈現靜止狀態。

本文藉由仕宦過程的探討，了解清治初期官員「體驗」台灣，除了是對台灣有「知道」層次的理解之外，更深地以情感與思緒品嚐了他們的台灣生活經驗，高昂的志氣與低沈的心緒，相互擺盪，雖透過自然的心理機制調節「仕宦／歸思」的矛盾心境，但終究產生了對台灣人、事、地之間的隔閡，彷彿兩者間築起了難以逾越的藩籬。這種無法實際地將自我定位於台灣這塊土地上的心態，使得仕宦者對台灣沒有認同感；而這屬於官民情感層面的經營，雖不若執行政策能夠立竿見影，但卻也是無形中影響著長治久安之道的根基！

參考資料

一、專書

- 郁永河，《裨海紀遊》，台灣文獻叢刊第44種（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 高拱乾纂修、周元文增修，《台灣府志》（台北：行政院文建會，2004）。
- 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一冊（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2004）。
- （清）丁宗洛，《陳清端公年譜》（南投：台灣省文獻會出版，1994）。
- （清）李熙齡纂修，《陝西、榆林府志》（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68）。
- （清）懷蔭布、黃任等纂修，《泉州府志》（中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2000）。
- 尹章義，《台灣開發史研究》（台北：聯經出版社，1989）。
- Hans-Georg Gadamer原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台北：時報出版社，1993）。
- Mike crang著、王志弘等譯，《文化地理學》（台北：巨流，2005）。
- Tim Cresswell著、徐苔玲、王志弘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台北：群學，2006）。
- Yi-Fu Tuan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台北：國立編譯館，1998）。
- 蔡英俊編，《抒情境界》（台北：聯經出版社，1982）。
- 陳昌明，《緣情文學觀》（台北：台灣書店，1999）。
- 鄭毓瑜，《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台北：麥田出版社，2005）。

二、論文

（一）期刊論文

- 莊金德，〈清初旅台學者著作的評介〉，《台灣文獻》15卷1期，1964.03。
- 施懿琳，〈憂鬱的南方——孫元衡《赤嵌集》的台灣物候書寫及其內在情蘊〉，《成大中文學報》15期，2006.12。
- 潘朝陽，〈空間·地方觀與「大地具現」暨「經典訴說」的宗教性詮釋〉，《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0卷3期，2000.09。
- 鄭毓瑜，〈詩歌創作的兩種模式——詩緣情與詩言志〉，《中外文學》11卷9期，1983.02。

（二）學位論文

- 施懿琳，〈清代台灣詩所反映的漢人社會〉（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論文，1991.05）。
- 石弘毅，〈清代康熙年間治臺策研究〉（台南：成功大學歷史所博士論文，2007.01）。

（三）研討會論文

- 胡錦媛，〈靜止與遊牧——《印度之旅》中的兩種旅行〉，《旅旋文學論文集》（台北：文津出版社，2000）。

A Study of Relevant Passions and Experiences about Taiwan Travelling Officers and Poets During Kang-xi Period

Wu, Yui-Chi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Cheng Kung University

Shy, Yi-Li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aiwan traveling poets works concerning personal emotional expressions during Kang-xi Period. These works represents travelling officers' own experiences in Taiwan, as well we these constructs their ideals as officers and their passions towards returning home. This study first describes officers' ambitions for their careers during Kang-xi Period which include their willingness in contributing themselves to the emperor and their passion in dominating Taiwan. However at the mean time their enthusiasm as dragged down by complexity of unpredictable future promotion that leads to contradictory thoughts between being an officer or resigning the job and returning home.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few examples such as Kao Kung Kan, Ch'en Pin, Sun Yuen Heng, as far as their recognition about Taiwan. On one hand, for they are eager to return home it builds up blockades between Taiwanese people and them; on the other hand, for they are in Taiwan as visitors and would only stay for short-term for work, they do not consider themselves as Taiwanese people hence they would not vividly conceive the true advantages of Taiwan and being Taiwanese people. From these works, it shows us the distant feelings between these officers and Taiwanese people hence it points out another side of these travelling officers in Taiwan.

Keywords: Kang-xi Period, Poems from Travelling Officers in Taiwan, Passions and Experiences, Ch'en Pin, Sun Yuen Heng, Kao Kung Kan